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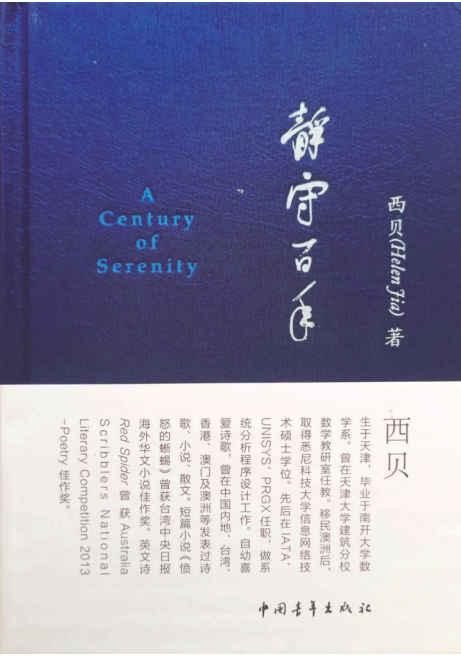
西贝

在澳华新移民作家中，西贝是个独特的存在，她的创作兼具中英文两种语言，且体裁多样，除以诗歌享誉澳华文坛外，她还兼写小说、散文和文学评论，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多面型女作家。2016年，西贝首次出版个人诗集《静守百年》，其中收录了她百余首现代诗歌，以及为多位艺术家朋友题写的旧体诗，充分显示了她对不同诗体的驾驭能力。数年后，西贝又以儿童诗获奖，2021年出版的儿童诗集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获得第八届“上海好童书”奖。

儿童诗的创作显示了西贝诗歌风格的发展与突破，细读之下，能发现她的儿童诗与《静守百年》在题材和情感内涵之间存在潜在关联。就题材而言，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中有包括《无花果熟了》《松果》《红蜻蜓》等10余首诗直接取材于《静守百年》中的诗歌作品。原诗大多写于上世纪80年代，代表西贝诗歌的早期风格。在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里，除了《蜗牛》和《河边的垂柳》基本未作改动外，上述诗歌均在不同程度上被诗人改写，使曾经朦胧抽象的哲理诗变身成为朴素明朗的儿童诗。就精神内涵而言，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展现的故园深情与《静守百年》吟咏的乡愁也一脉相承。西贝的儿童诗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旧作的回望、反思与重塑。以儿童视角和儿童语言表达不变的故土情怀，体现的不仅是诗歌形式的转变，也是绚烂之至、归于平淡后诗人大道至简、返璞归真的生命领悟。

形式多样的诗歌意象

《静守百年》是西贝对早中期诗歌创作的一次总结。身为澳华新移民作家，移民生活面临的个人生存压力、内心焦虑、文化隔阂、身份错位以及难以排遣的思乡情怀是其创作主题。无论是青春絮语，还是中年沉思，由于个人成长环境、个性因素和移民生活带来的环境变迁，这些自我言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惶惑不安、困顿伤痛的主体情绪，风格凝重沉郁。



在诗歌创作中，西贝较少直抒胸臆，而是借形式多样的意象或意象组合，如室内静物、自然景观物、城市景观等传达诗意，将隐秘的个人情愫投射其上。在诗歌的视觉意象中，色彩具有增强情绪感染力、烘托意境的重要作用。在《静守百年》的诗歌调色盘上，黑、白、蓝、红是最常出现的四种颜色，其中黑、白是主体色调，用于表现诗人对自我深层意识的孜孜探求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，奠定了诗歌偏于哲思、抽象隐晦的整体风格。

《静守百年》的第一首诗《白杨林》已然昭示了诗文的黑白基调：“沉默沿两个方向伸延/向上是眩目的光圈/向下是脚趾的探寻/穿透深不见底的黑暗。”静守园林的白杨树沿至明至至暗两个方向的延伸，暗合诗人对生死两极的深层思考。在黑白相生的色彩空间里，西贝展开了艾米莉·狄金森式的生命追问。有时黑白两色一起出现，交织出深沉静穆的生命感怀，如《当轮到我們》中的“白色和黑色的盒子”“空白的墙壁”和“黑暗的丰腴”。更多时候，纯粹的白色或黑色事物成为诗歌的中心意象，白雪、梨花、银色月光营造出“洁白的完美与遗忘”；躲进黑暗的面具，月夜下物体交叠的阴影，梦境中穿行的幽闭通道悄然诉说诗人意识深处的惶恐焦虑。白色呈现的虚空旷远，黑色暗表的内心曲折为整体诗作笼上灰暗的光影。

在黑白基调的统摄下，诗作中另外多次出现蓝与红两种色彩，蓝色暗喻大自然的冷漠和毁灭

成人意识与儿童精神的和谐交融

——澳华女诗人西贝的诗歌创作

□张东燕

力，充满死亡气息，红色则多喻鲜血、伤口、隐秘的创伤或死亡关联。

尽管黑白底色奠定了《静守百年》忧伤沉重的整体风格，诗集后面的几首白话诗还是渐渐褪去先前的清冷孤寒，意象渐趋明朗，最后一首白话诗《告别》最能体现色彩内涵的变化：明丽的色彩和闪亮的光泽饱含欢欣，为整集白话诗奏响最强音。面对辽阔大海，眼见万千奔涌的美丽生



命，诗人似乎终于走出封闭的自我，向曾经缠绕心头的幽暗虚空挥手告别，“走进青蓝的海”，迎接洗礼后的新生。“青蓝的海”不再是先前无情吞噬生命的死亡之海，而是音符流动、生意盎然的生命之海。“走进青蓝之海”不仅暗指诗人生生阶段的又一次跨越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也预示她创作路径之拓展。

缤纷的儿童文学创作

《静守百年》出版后不久，西贝开始在《幼教365》《儿童文学与推广》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儿童诗和短篇童话故事。在2022年创建的个人公众号上，西贝也推出了“六一系列”，发布追忆童年或反映当下儿童生活的诗歌、散文与小说。可以看到，儿童文学已成为西贝文学创作的新领域，《稻草人和勿忘我》和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的出版代表了她在这一领域的新成就。如前所述，她的儿童诗有不少素材取自《静守百年》，但在诗歌主题和语言风格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。此外，较之《静守百年》扉页中采用的7幅黑白版画，儿童诗大幅增加了诗歌与绘画的结合度，采用了一诗一

画的彩色绘本样式。诗风的转变或可看作西贝已步入文学创作的“后移民时期”，她放弃先前充满哲思的抽象言说，在早年的诗歌素材里重新开掘内心情感，继“青春絮语”和“中年沉思”之后，以童心童眼展现恬淡自适、成熟圆融的生命观。就儿童诗的色彩意象而言，《静守百年》的黑白底蕴已全然消退，代之以“走进青蓝之海”的蓝色基调，富有生机，充满温情。

童话诗《稻草人和勿忘我》讲述了一则稻草人与勿忘我仙子相互陪伴、别后重逢的故事。夏日里，守望麦田的稻草人与身穿蓝紫衣裙的勿忘我精灵共度一段美好时光。秋风渐起，勿忘我精灵要暂别人间，临行前向稻草人呼喊：“勿忘我！来年见！”寒冬风暴把稻草人吹垮，他沉睡前一直轻唤勿忘我的名字。冬去春来，回到田间的农夫把稻草人重新扎紧，稻草人醒来后又唤起勿忘我的名字，精灵应声而来，与他快乐重逢。旧日好友，永难相忘，勿忘我这一蓝色意象贯穿整首诗歌，蓝色也是每页配画的主打色，翻开绘本，朗朗上口的诗句宛若勿忘我花丛中飘出的蓝色歌谣。幽蓝色调传达的至纯至真之情凸显了故事力图展现的陪伴主题。或许是从个人经历中得到领悟，西贝走出《静守百年》流露的自我封闭和孤独处境，在人与物、人与人的联结中寻找智慧，收获幸福，于是“陪伴”成为西贝现阶段儿童文学创作中反复书写的主题，在紧随《稻草人和勿忘我》之后发表的诗集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、童话故事《田野上的阿旺》和《泥巴的秘密》、短篇小说《蓝月亮》等作品里一再表现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爱、守护与陪伴，强调亲密情感的培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，而蓝色意象是西贝展现爱、守护和陪伴的重要手段。

《稻草人和勿忘我》中的蓝色勿忘我在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里重现：月亮河畔，石头女孩是壮壮的儿时玩伴，长大后他离开家乡，临行前在石头女孩身旁种下蓝色的勿忘我。石头女孩“日夜向着村口张望”，壮壮却一去不归，“只有勿忘我年年绽放/染蓝了夏日的天空/染蓝了静静的山乡”。两个故事虽然结局相反，却异曲同工，抒发了可贵的守望之情。

相比《稻草人和勿忘我》中单一的蓝色意象，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呈现了背景更加开阔、层次更加丰富的蓝色空间。诗集第一部分“月亮河·天空城”即展开一幅蓝色画卷。月亮河既是静静流淌在家乡的一条小河，也是凝聚童年回忆的岁月之河。它多与夜色关联，展现诗人记忆中故乡幽蓝恬静的月夜，纯美的意境通过前两首诗《渡口》和《月亮河》一浅一深的蓝紫色配图得以完美体现。宽广蔚蓝的天空城生机无限，不惧风暴的孩子，露出“蓝色的微笑”（《天空城》）；忙忙碌碌的

神秘厨师，一年四季把美味食物摆在“蓝色的桌布”上（《天空城的厨师》）；鸽子护航的小风车在蓝天飞翔（《小风车》）。在诗集第三部分“给妈妈的歌”中，大海的意象进一步渲染了整部作品的蓝色基调。不同于现实存在的河流与天空，大海存在于诗人童年的遐想与梦境中。爸爸时常出海，“我和弟弟妹妹在河畔/折叠一只又一只苇叶船……沿着月亮湾/去追赶爸爸的船/驶向遥远蔚蓝的海岸”（《苇叶船》）。爸爸回家时带回“依然散发着海的气味”的六十个海螺，“我”的耳朵贴着海螺，听见“一串串大海的歌”（《小海螺》）。妈妈是海边出生，“踩着明亮海水长大”的“海的女儿”，夏夜听妈妈讲大海童话的“我”，“梦都是蓝色的”（《海的女儿》）。诗人幼年对大海的向往使蓝色超越色彩的物理属性，成为亲情，尤其是母爱的化身，指向永难割舍的心灵家园。

《给妈妈的歌》末尾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蓝色意象：蓝蜻蜓。如果说诗人的童年记忆始于幽蓝的家乡河与碧蓝的心中海，那这只“小小的蓝蜻蜓”则将其的童年时光轻轻带走。蓝蜻蜓在“我”睡前飞落纱窗，“像一架蓝色的小飞机/带我在梦里飞翔”，醒来时，“我”见它一动不动地躺在冰凉的地板上，“像一把纤细的小剪刀/剪走了我童年的夏天/那梦中遍地的花草”（《蓝蜻蜓》）。正像《静守百年》最后一首短诗《告别》，这首出现在诗集末尾的小诗也奏响一曲别歌，西贝用一只轻灵梦幻的蓝蜻蜓向美好而短暂的童年默献作别。

从《静守百年》的黑白哲思到《稻草人和勿忘我》与《月亮河·天空城》的蓝色温情，从凝重深沉的个体言说，到走出个人困境，质朴地展现亲情友爱、天地和谐，诗歌色彩意象的转变本质上体现的是诗人的精神成长。只有“静守百年”，诗歌园林里方能出现“蓝铃花”般的儿童诗。西贝儿童诗是诗歌创作伴随人生思考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，体现了成人意识与儿童精神的完美交融。惟其如此，西贝儿童诗的审美才形成了学者刘思怡在诗歌研讨会上所说的“携着童年的梦、少年的情、成年的悟……呈现出成人审美理念与儿童审美情趣相结合的和谐状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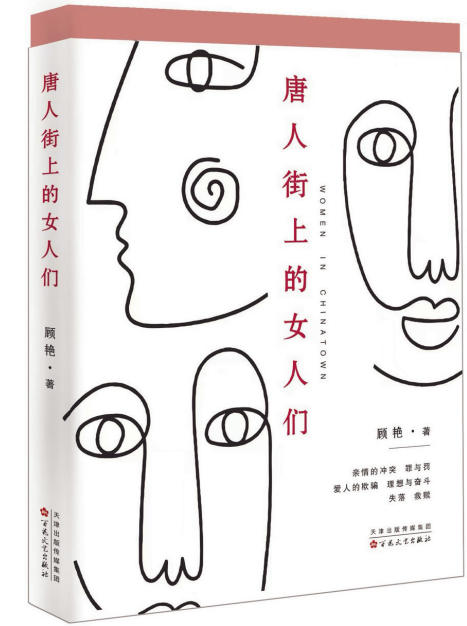
茅盾说过“在百花园中，儿童诗是个嫩芽”。在当代世界儿童文学领域，儿童诗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儿童诗的创作对儿童文学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期待深耕诗坛、已然领略“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”的西贝不断创作优秀的儿童诗，让更多的蓝铃花在诗歌园地地里绽放。

（作者系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教师）

走出唐人街，新一代华裔女性在成长

——读顾艳长篇小说《唐人街上的女人们》

□谢玉娥



“唐人街”作为海外华人的聚居地在有关题材的作品中不断被提及，但以唐人街上的女人们为聚焦点的作品似乎还不多。近期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顾艳的长篇小说《唐人街上的女人们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门窗。小说以华盛顿的“唐人街”为着眼点，书写唐人街两代女性的人生命运，探寻了新一代华裔女性的成长与“自我救赎”之路，她们曾有的理想、愿景与奋斗，难免的幼稚、困惑与局限，及跌倒后的反思、警醒与认知，倾注了作者对海外华人女性群体的关注和思考。

小说中，米娅的成长作为故事主线在多重叙事中展开，其中母女关系的书写贯穿始终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父母移民到美国的上海女孩米娅，长大后与母亲在许多方面都难以沟通，这突出表现在母女相处的关系中。她们是亲人，相依为命，但彼此却难以理解。米娅是独生女，从小被父母宠爱，父亲早逝后，母亲叫她阅读中文书，用中文写作文，在家里不准说英语，反对她与洋人谈恋爱。母亲生活节俭，却总想办法给女儿做好吃的，为她做饭洗衣收拾卫生。米娅享受着母亲的照顾，但不想听妈妈唠叨，总想逃离。母亲退休后感到无聊孤独、恋旧守旧，只盼着女儿早日出人头地。她执意干涉女儿的婚恋，掌控欲强烈。为此，母女经常吵

架，甚至动手。自认为一心为女儿好的母亲最后总是无可奈何地认输，米娅与母亲的话也越来越少。米娅与母亲的关系集中体现了母女两代不同的人生态、婚恋观，以及在文化背景、身心体验和思想认识上的较大差异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已经长大的米娅，其成长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。从某种角度讲，女性的成长与女性对自我、对男性的认知分不开。小说中米娅与几位异性的交往，清晰地呈现了主人公米娅的成长轨迹。

米娅隔着自家公寓楼房间的窗口，认识了对面楼上的大卫和斯蒂夫，在对方的“吸引”下，她无视“家规”，巧妙地躲过母亲，开始了秘密的恋爱、交友。在美国长大的米娅，对“从一而终”等陈旧的性别观念已不屑一顾，她爱己所爱、行己所愿，但骨子里依然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，为自己到底是“好女孩”还是“坏女孩”而纠结。当她沉浸在与英俊的混血男人——她就读的医学院解剖学老师大卫的相恋中，对方却冷静地告诉她自己已婚时，她有“被抛弃”的感觉。当与第二个男友斯蒂夫的交往被母亲发觉、男友不知所终时，她有“被骗”的感觉。与异性的一次次交往失败，使米娅长了见识，脑子逐渐清醒。当第三位男子，中国台湾商人曹鹏飞出现在对面的房间时，米娅改变了自己，把交往约定从“窗口”移向了窗外。小说对“窗口”这一情景的设置很巧妙。随着故事的发展，对面的房子最后变成了米娅的诊所，当她从这个房间的窗口望向自家的窗口时，内心不禁感慨万千。

米娅继承了长辈的自强和奋斗精神，也有一些好高骛远。本科毕业后她顺利考取乔治城大学医学院，并获得奖学金，后在一家肿瘤医院做见习医生，并申请了住院医师，立志当一名优秀的骨科医生。在医院值班时，她尽职尽责，成功地处理过一些急诊手术，并熟练地给患癌症

的大卫主刀。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，面对医院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不公平的对她，她难以克制自己的“本能”，将不满、义愤和嫉妒情绪发泄到了工作中，值夜班时分心、开错药，受到谴责和处分。她感到不公平，对举报她的同学麦琪十分仇恨，又因为对麦琪的升迁极度不满，致使矛盾激烈、心理失控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“杀人”事件。之后，被判刑入狱的米娅洗心革面，钻研缝纫，见识了女犯人的另类人生。她开始写日记与自己对话，反思以往走过的路，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。米娅的狱中“写作”，是她拯救自我的一种有效方式，也是作者以“女性写作”为特殊的女性群体实施自我救赎的一剂良方。面对前来看望她的母亲，米娅喊着“妈妈”，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，母亲成为她可靠的心理情感支撑。看到男友曹鹏飞捧着鲜花来看望，她很感动，也深爱这位男友，但她出狱后主动提出与对方分手，认为自己不配。独立、自主的人格使米娅对婚姻保持了清醒。

米娅性格中最可贵的是她在逆境中的不屈服，即使婚姻、事业处于困境，她也绝不会“为婚姻而婚姻”，她坚持要找灵魂伴侣，对追求她的唐卡医生始终保持着距离。当她得知不能再回原来的医院上班后，果断决定自立门户开门诊，靠自己的专长立足于社会，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走上第一线。她认真工作、勇于担当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，成为一名优秀的专业医生，也改变和影响了母亲等长辈的认知。米娅，犹如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，在经过人生的历练后重新振起了双翅。小说对米娅成长的倾力描述，表达了作者对迷途知返的女性的真诚关注。

从某种角度讲，女性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、审视自我，继而提升自我的过程。在米娅的成长环境中，家庭、邻里、唐人街、学校、医院、教堂、商场、精品店及咖啡馆、音乐会、舞厅等，对其思想品格、言行认知产生着不同的影

响，可谓八面来风、文化多元。小说中米娅多次到教堂去的情节不可忽视。在异域他乡生活、并非“教徒”的米娅，在精神几乎要崩溃、渴求心灵的安顿和宁静时，脚步来到了一座教堂正前门，在这里遇到了与她心有灵犀的曹鹏飞。小说从性格发展、心理变化和精神人格等多方面完成了对主人公形象的成功塑造。

小说《唐人街上的女人们》中汇聚了诸多中国文化符号，如中国牌坊、彩绘中国龙和十二生肖图案、中餐馆、中药铺、太极拳、汉字书法、中国传统民间乐曲、中国农历新年、红灯笼、红双喜字等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唐人街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少。小说最后，米娅将诊所搬到了市中

心街上，面积扩展、人员增添，许多病人慕名前往，唐人街已难以承载她人生事业的继续发展。米娅的母亲也在“成长”，她不再着急女儿的“终身大事”。

唐人街是海外华人一处流动的营地，随着华人族群的发展变化，唐人街女性的命运也在发生变迁。新一代女性通过不懈地努力奋斗，较高的学历水平和专业特长使她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更加宽阔。唐人街华裔知识女性的生存命运应该受到文学的关注，《唐人街上的女人们》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具有新的探索的意义。

（作者系华文文学研究学者）



澳大利亚华裔艺术家陈志勇插画作品